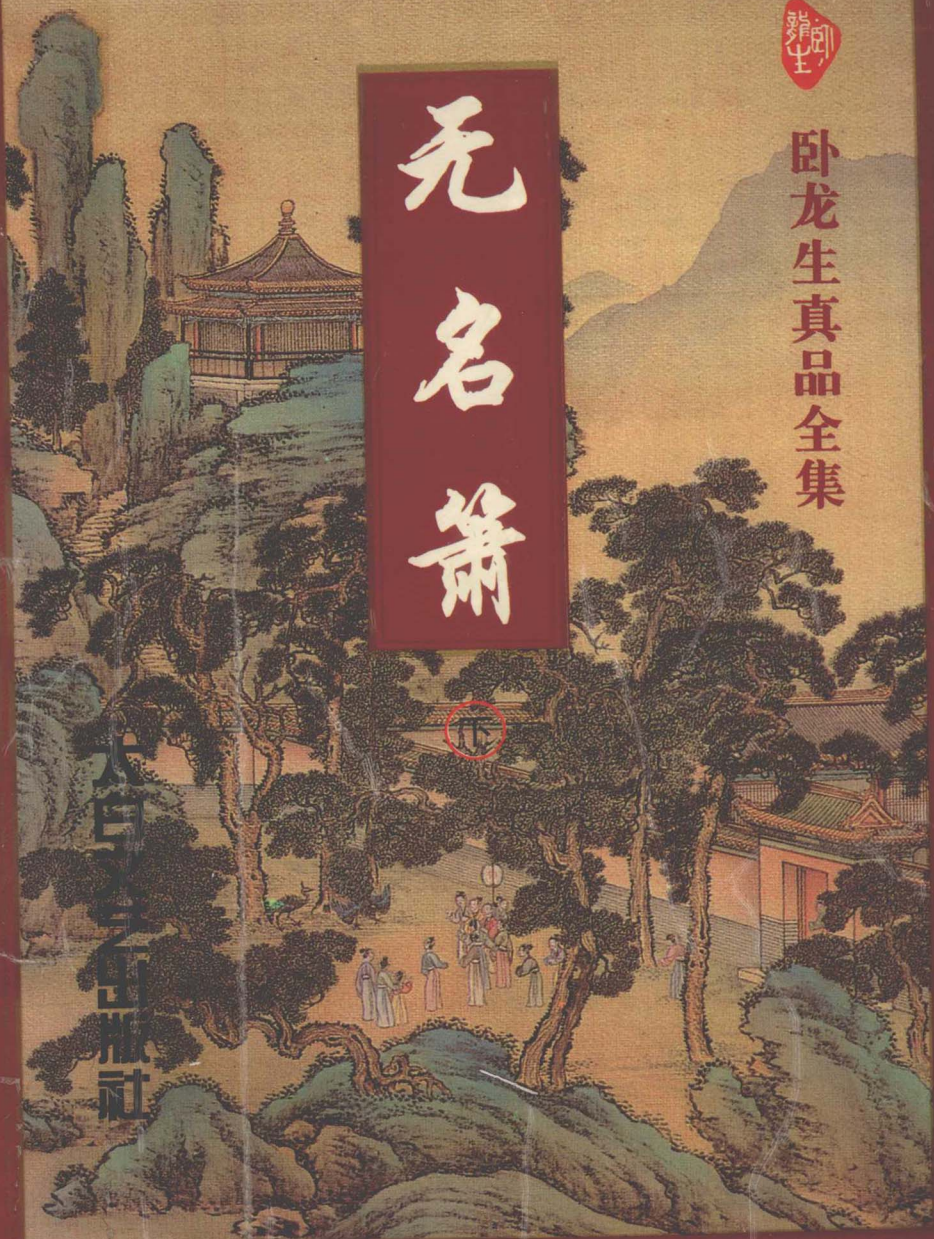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无名箫

大田文子出版社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无名箫

下

39978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39978

无名箫

(上、中、下)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42.375 印张 4 插页 950 千字

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

ISBN 7-80605-419-7/I · 362

定价: 58.00 元

目 录

- 第二十六回 寻访失踪女 (887)
- 第二十七回 奇才谢世 (910)
- 第二十八回 决斗滚龙王 (942)
- 第二十九回 临危受命 (976)
- 第三十回 虎穴探秘 (1012)
- 第三十一回 暗道激战 (1048)
- 第三十二回 智闯纯阳宫 (1077)
- 第三十三回 全歼黑衣队 (1113)
- 第三十四回 师徒重相逢 (1147)
- 第三十五回 拜师神箫生 (1187)
- 第三十六回 月夜探孤墓 (1224)
- 第三十七回 合力歼枭雄 (1259)
- 第三十八回 声传无名箫 (1298)

第二十六回 寻访失踪女

滚龙王布下石阵，设下火攻之计，要把唐璇等人葬身于火海之中。

上官琦处世不惊，目光转动，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，知他所言不虚，当下低声对唐璇说道：“大哥，滚龙王说的不错，咱们如守在阵中，势必被大火活活烧死不可，倒不如死里求生，冲出石阵，和他们决一死战，或可打开一条出路。”

唐璇那一直平静的脸上，也微微泛现起一股焦急之容，显然，事情的发展，也大大的出了他意料之外。

只听他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在这石阵之中，固然可能被滚龙王活活烧死，但如出这石阵一步，只怕更是死无葬身之地……”

他愁苦的脸上，忽然展露出一丝笑容，似是满天阴云中，突然升出了一道彩虹。接道：“但他一把火，也可能招来了穷家帮中的高手。”

但闻滚龙王的声音，遥遥传了过来。道：“我现在鸣锣为号，敲响三遍，仍不见师弟出阵受降，我立时火烧石阵。”

喝声甫落，果然响起了一阵清越的锣声。

上官琦、杜天鹗、和那六个大汉，都不禁有些紧张的感觉。

原来这石阵之中，已有大部地方，被火势熊熊的燃烧起来，只要滚龙王再下令投入几十支火把进来，群豪势必将被火势迫出石阵不可。

付思之间，又是一阵锣声传来。

上官琦长剑一挥，说道：“这石阵中天地不大，如若任由滚龙王

的属下，投掷火把进来，不出盪茶工夫，这石阵中势必成一片火海，但如咱们各据一方，分头拒得住，至低限度，可延长火势蔓延的时间。”

群豪还未及答应，第三道锣声，已然传来。

锣声甫落，石阵外立时一阵呐喊之声，无数燃烧着的火把，投入了石阵中来。

火光耀照中，那弥空的白烟，已无法再掩遮上官琦等的身体，石阵中的景物，完全暴现出来。蓦地里箭啸划空，又是一排弩箭，排空而来。

只余下四个还在帮着杜天鹗击打那愈燃愈多的松油火把。

这时，只有唐璇停身处四五尺方圆之地，尚未为火势波及，一则因为上官琦剑势绵密，挡住了那火把投来之路，二则杜天鹗等都以唐璇为重，不顾本身的安危，扫荡开他身侧的火势。

这时，唐璇已从身上取出解药，救醒了金元霸。

这条豪猛无比的大汉，睁开眼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唐璇低声说道：“滚龙王要放火烧死我们，眼下火势已成，在下不忍看你生生被火烧毙……”

金元霸伸手抓住身侧的亮银棍，只觉奇热烫手，几乎要松手下去。

两支急箭飞来，掠顶而过，射落了金元霸头上的一络黑发。

唐璇一挥手道：“你快些逃命吧！再晚就来不及了。”

金元霸眼看四周大火弥漫，人影穿梭闪动，都在扑打火势，不自禁的举棍一挑，把两个燃烧中的火把，挑的飞了出去。

此人天性浑厚，唐璇救他之时，又让他服用了解毒之药，使他晕迷的神志，恢复了清醒，眼看阵中之人，都扑打火势，不自禁动手帮忙起来，挺身而起，抡动亮银棍，挑打火把，他手中兵刃长大，用来挑抛火把极是方便，片刻之间，被他连挑出一十四支火把。

忽然间，飞来了一排箭雨，疾射而至。

上官琦急急喝道：“小心弩箭！”

金元霸身躯高大，听得上官琦喝叫之声，已然闪避不及，连中四箭。

他皮粗肉厚，四箭又都非致命地方，这四箭反而招致他发了狂悻之气，大喝一声，挥动亮银棍，直向阵外冲去，银棍飞舞，呼呼风声，势道威猛惊人。

上官琦眼看他势如发狂的奔行之势，心头亦不禁微生惊骇，横向旁侧一闪，让开了一条去路。

金元霸舞棍狂喊中，冲出了石阵。

这时，正好有一队黑衣卫队，猛向石阵之中冲来。

金元霸大喝一声，一棍扫了过去。

他力大无穷，那些黑衣卫队，又都知他是自己人，猝不及防之下，被他一棍扫击，当下震得两人飞了起来，惨叫一声，横尸在丈余开外。

金元霸一棍力毙两人，借势向前冲了过去，亮银棍疾如轮转，风声呼啸中，疾向前面冲去。

棍势如排山倒海一般，又有不少人伤在他亮银棍下。

忽听一冷冰冰的声音，喝道：“你们都退下来。”

上官琦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全身黑衣的矮瘦老叟，排开众人，行了过来，厉声喝道：“金元霸，你疯了吗？还不放下兵刃受缚。”他个子虽然矮小，但声音却是大的惊人，几声大叫，有如春雷暴绽，震得双耳嗡嗡作响。

金元霸怔了一怔，那人突然扬手劈来一拳。

上官琦怒声喝道：“老贼无耻。”扬掌推出。

两股强猛的潜力一接，旋起一阵狂飚，吹的砂石横飞。

突闻几声长啸，遥遥传了过来。

上官琦精神一振，大声喝道：“杜兄，咱们援手已经赶到，好好

照顾大哥……”

喝声中人喊马嘶，几十个铁甲骑士挺矛冲来，一群手挥兵刃的大汉，已分数路闯入了石阵之中。

形势迫得杜天鹗不得不放弃救火，回身迎敌。

刀光剑影在火把照射下，闪起了一圈圈的银虹。

上官琦惦念唐璇的安危，返身一跃，重返石阵，长剑三起，洒出一片剑花，惨叫声中，两个黑衣人中剑倒下。

滚龙王属下众多，上官琦虽然豪勇，也无法击退群敌，眨眼间已陷入重围之中，长矛闪闪，刀光如雪，十数种兵刃，在他周围交织成一片光幕。

这时，杜天鹗带领四个护卫唐璇的大汉，又有两人受伤倒下，护守唐璇的方阵，露出了破绽，石阵也因扑救火势，损去甚多的阻敌妙用。

忽然间一骑冲至，长矛疾起，刺向唐璇。

杜天鹗大喝一声，软鞭“春雷乍展”，用尽全力，斜里挥出，封开了长矛。

他本在四五个强敌的迫攻之下，为救唐璇，忘却了自身的安危，虽然一鞭封开了刺向唐璇的长矛，左臂却中了敌人一刀。

他久走江湖，临危不乱，强忍痛楚，飞起一脚，踢在一个黑衣卫队的小腹之上，那人惨叫一声，跌入那熊熊燃烧的火势之中。

耳际间响起了唐璇的声音，道：“杜兄、贤弟，你们破围逃命去吧，不用管我了。”折扇一展，两个冲近他身侧的黑衣大汉，一声未出的仰身地死去。

上官琦喝道：“挡我者死。”长剑突出一招“起风腾蛟”，寒芒闪动，鲜血喷射，生生把一个黑衣大汉，斩作两段。

但滚龙王的属下，似是个个悍不畏死，一人伤亡，立时又有两人拥上，填补留下的空隙，两把单刀左右并出，挡住了上官琦。

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血战，高手混攻，短兵相接，火光剑影，触

目惊心。

上官琦连伤数敌，仍是无法冲出重围。

唐璇处境，愈见险恶，杜天鹗负伤苦战，渐呈不支，仅余下两个助手，又一人中矛而亡，余下一人，也受了两处刀伤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见那些围攻上官琦和杜天鹗的黑衣卫队，纷纷向后退去。

火光下，只见欧阳统乱发披垂，满身血污的奔了过来。

在他身后紧随着武相关三胜，和黄山大侠费公亮，这两人身上，也都溅满了血渍，想来这一战定然惨烈异常。

欧阳统直冲入阵，喊道：“先生，你可安好吗？”

唐璇站起身来，欠身一礼道：“见过帮主，属下很好。”

欧阳统身子摇了两摇，仰脸望天，道：“多谢上苍保佑……”张嘴吐出一口鲜血。

关三胜大行一步，扶住了欧阳统道：“帮主，帮主……”

欧阳统缓缓推开了关三胜道：“不用管我，我很好，得能重见先生，我心中实快乐得很。”大步行了上来，抓住了唐璇的左手。

唐璇虽然沉着，但处身在此等感人真情之下，亦不禁热泪盈眶，说道：“帮主保重身体，快请运气疗伤。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我不要紧，只是略受微伤，加上焦虑攻心，才吐出一口血来。”

这时，随同欧阳统来的四十八杰，仍在和很多黑衣卫队、铁甲骑士交手恶战。

但大势已经稳定下来，四十八杰个个用命，甚多黑衣卫队中人，都被逼出四五丈外。

冷傲的费公亮，似是亦对唐璇生出极深敬佩之心，微微欠身说道：“帮主自先生走后，食不下咽，席不安枕，迄目下为止，一直未合过一刻眼睛。”

唐璇道：“帮主的厚爱，我唐璇粉身碎骨不足以言报。”

欧阳统缓缓放开了唐璇的左手，说道：“先生言重了，穷家帮如非仗凭先生的才智，岂有今日之成就，如若说我欧阳统对先生有所偏爱，那是先生加惠于穷家帮所有之人。人人敬爱，岂是我欧阳统一人。”

关三胜低说道：“唐兄无恙，帮主也该放宽心了，快请运气调息一阵，咱们还要冲破十里重围。”

欧阳统微微点头，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

忽见杜天鹗身体摇了几摇，一跤跌倒在地上。

这时，围攻上官琦的黑衣卫队和铁甲骑士，已全被四十八杰接了过去，上官琦目睹欧阳统和唐璇相遇真情，心中大为感动，一时间呆呆凝视，忘记杜天鹗身受重伤之事。

直到杜天鹗倒了下去，他才霍然惊觉，急急奔了过去，一把扶住，连连叫道：“杜兄，杜兄……”

唐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不要动他，他受伤很重。”

上官琦果然不敢再动，放下了杜天鹗。

唐璇缓步走到了杜天鹗停身之处，蹲了下去，查看他的伤势。

只见后肩一刀，深及筋骨，全身已被鲜血透湿，除了那一刀最重之外，还有三四处肉裂血流的伤势。

上官琦低声问：“大哥，他的伤很重吗？”

唐璇道：“很重，但却不致有性命之忧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的手臂，会不会残废？”

唐璇道：“这就很难说了，不过兄弟但请放心，大哥自当尽我之能，疗他的伤势。”

这时欧阳统已调息醒来，低声对唐璇道：“先生，滚龙王阵布十里，在十里之内，都有拦击咱们之人，破围之战，只怕还有一场恶斗……”他似是言未尽意，但却突然住口。

唐璇仰脸望天，凝目浑思不语，良久之后，才缓缓地說道：“帮主关怀之情，叫人感激不尽，但此刻形势，实在大不利于咱们破出

重围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的高见呢？”

唐璇道：“属下之意，倒不如以攻代守，先乱了滚龙王的耳目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料事如神，就依先生之见。”

唐璇轻举右手，拍了拍上官琦的右肩，道：“兄弟。”

上官琦抬起头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唐璇道：“你可有再战之能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体力已渐渐恢复。”

唐璇道：“那很好，天亮时分，我要穷家帮中高手，目睹兄弟豪勇。”

上官琦微微点头，道：“大哥但有所命，兄弟万死不辞。”

这时石阵外的恶战，已近尾声，四十八杰训练有素，最是善打群战、混战，滚龙王的黑衣卫队和铁甲骑士，加起来人数并不在四十八杰之下，但在一场激烈的群殴恶战之后，大都伤亡在四十八杰的纯熟的合击手法之下。

一场惨烈的恶战过后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，留下了满地鲜血，断肢残躯，触目一片凄凉。

夜暗渐退，东方天际泛现起一片鱼肚白色，天要大亮了。

这一场恶战，似使滚龙王的属下折损甚大，直到太阳升起，再未见滚龙王发动攻势。

群豪经过一阵调息，精神大部复元。

欧阳统流目四顾，但见四野寂寂，除了遗尸残肢之外，再不见滚龙王的属下，似是滚龙王已悄然退走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唐璇正闭着双目，沉沉睡去，日光耀射下，只见他脸色苍白，不见一点血色。

时光在悄然中溜走，唐璇似是疲倦已极，一觉醒来，天色已到了中午时分。

在这段时光之中，上官琦已替杜天鹗包扎好伤势，让他运气调

息。

唐璇轻轻叹息一声，站起身来，抱拳说道：“有劳诸位等候，唐璇甚感不安，这里先行谢罪了。”

群豪齐齐还礼，连称不敢。

关三胜一拱手，接道：“唐兄，两三个时辰之中，始终未见滚龙王再有什么举动，不知是否已撤兵而退？”

唐璇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就目下形势而论，滚龙王决然不会悄然撤兵而退，除非情势有了出我们意外的变化……”

他的才智，似是还未能一举之间，想出这变化的道理，突地停了下来，抬头望着遥远的天际。

欧阳统知他每遇是疑难的事，总要集中心智，直到想出个中原因，始肯休息，也不惊扰于他。

大约过了有一盏茶的工夫，唐璇那严肃的脸上，泛现起一片茫然和迷惑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难道是她吗？”

欧阳统从未见到唐璇经过一番深长的思虑后，流现出满脸茫然和迷惑，显然，他并未洞悉事情演变的关键，不禁讶然问道：“先生，她是谁？”

唐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的师妹……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的师妹？她现在何处？”

唐璇道：“死了，她死在滚龙王的手里，她虽是不擅心机之人，但在我恩师栽培之下，耳濡目染，却也非常人可及……”

良久之后，唐璇停下了大笑之声，说道：“如若她穷尽毕生所有的智能，安排下一场惊人策谋，那是够滚龙王手忙脚乱的了。”

他似对群豪解说，又似自言自语，但群豪却有着无法插口之感，个个默然不语。

只听唐璇继续说道：“不论事情是否如我所料，但滚龙王撤兵之事，却是千真万确，以他的为人，决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次杀我的机会。”

武相关三胜道：“滚龙王会不会声东击西，别有谋图？”

唐璇摇头说道：“不会，眼下他心中最强的敌人是咱们穷家帮，自帮主以下，都是他眼中之钉，背上芒刺，必去之而后快，决不会甘心放过这次机会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除非发生了使他震惊的事，他才会悄然撤走，就目下的情势而论，滚龙王撤走一事，已无可怀疑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滚龙王既已撤走，咱们留此已无必要，帮中之人，个个祈望着先生平安归去。”

唐璇轻微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好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寻找姜姑娘？”

唐璇道：“不错，如若不能把姜姑娘带回去，限期届满，如何向那姜士隐交代？”

欧阳统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？先生终于找出了姜姑娘的下落吗？”

唐璇道：“我师妹告诉了我，她用极为复杂的方法，把那姜姑娘藏入了一处极为隐秘的所在，不知那求见之法的人，永无法找到姜姑娘的藏身之处，那不仅需要智慧、胆识，还要有一付虔诚的神态，以博得那些人的信心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她用的什么方法，竟是如此的复杂？”唐璇道：“如若方法是简单，我们找起来固然是容易，但也就无法瞒得滚龙王的耳目了。”

上官琦肃然道：“帮主纵不叮嘱于我，在下也自知留意的。”

秋风萧瑟，战阵凄凉，滚龙王的包围虽然已撤去，但每个人的心头，却仍有无比的沉重。

长空中日光突现，淡淡的日色，映照战场中纵横狼籍的尸体，映照几副疲惫的面容。

唐璇突地转过头来，沉声道：“帮主但请回转大营，属下这就去了。”

轻轻拍了拍上官琦的肩头，道：“兄弟，走吧！”转身当先大步而去。

穷家帮中之人，眼看着这体力孱弱的书生，为着穷家帮中之事，如此辛苦奔波，做了体力极限之外的事，心头煞是焦虑，又是担心。

费公亮仰天叹了口气，缓缓道：“但愿唐先生身体健康，便是穷家帮之幸了。”

欧阳统点头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上官琦随着唐璇走出了这一片凄凉的原野战场，西行而去。

两人心头俱是心事重重，无言地走了许久许久，突闻秋风中飘来一阵新枣的清香，上官琦精神一振，道：“枣林到了。”

唐璇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笑容，缓缓道：“枣已结实，秋将暮矣！距离寒冬，已不太远了。”

上官琦心中蓦地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寒意，口中勉强笑道：“枣已结实，我们却走得渴了，正好去大吃一顿。”挺起胸膛，大步而去。

一片繁茂的枣林中，一个身着青衫的果农，心不在焉地在枣林前修剪着树枝，他表面虽在工作，神色间却仿佛期待着什么。

上官琦目光转处，暗暗忖道：“只怕这就是了。”

只见那果农目光也遥遥望了过来，上官琦朗声道：“请问大哥，你林中果子有多少颗？”

那果农掌中剪刀“当”的一声，跌落到地上，道：“和……和你的头发……一样数目。”

他语声结结巴巴，态度也甚是紧张。

唐璇微微一笑，大步向那果农走了过去，和声道：“累你久等了，此刻便可带我等去吧！”

那果农古铜色的面容上，绽开了一丝真诚的笑容，道：“两位老爷请随我来。”

便带领唐璇与上官琦两人，穿出枣林。

枣林外地势更见荒僻，这果农带着他们两人走上了一个小小的山坡，穿过两处山弯，便有间小小的茅屋建筑在一片丛林外的坡里。

那果农走上前去，高声呼唤道：“马七哥，有买柴的客人来了。”

茅屋中一个苍老粗重口音回道：“买几担？”

那果农道：“买八担。”

语声未了，便有个衣衫破旧的驼背老人自茅屋中冲了出来，举臂高呼道：“多谢苍天，你们终于来了，可等苦了我了。”

那果农也笑道：“多谢苍天，我也总算了却一桩心事。”

他两人显然因为此事一了，便又可安心归于本业，是以心头欣喜。

驼背老人起了房门，领着他们又走了约摸顿饭工夫，果然来到一座临水的茶亭。

上官琦和唐璇两人走到河边，提高声音呼道：“买鱼呀，买鱼！”

水面上的渔舟，果然有许多只荡了过来，上官琦转目四望，寻着了个赤背的独眼渔夫，高声问道：“七条鱼是什么价钱？”

那独眼渔夫浑身古铜色的皮肤，短小精悍，闻得呼声，也似乎吃了一惊，口中应道：“八条鱼三两银子。”长竿一点，渔舟荡了过来。

渔舟靠岸，上官琦便扶着唐璇上船头，那独眼渔夫也不再说话，尽力荡舟，南行而去。

水急舟轻，两岸风光如画，约莫走了顿饭工夫，渔舟急转驶入了一道河岔，只见三五艘渔舟停泊在岸边，岸上正有个小渔村。

那独眼渔夫将船靠岸后，也是迫不及待地驶船而去。这些人仿佛已知道自己担负的事甚是神秘，是以都不愿牵涉入这件神秘漩涡中，能早些脱身事外，便早些脱身事外。

两人离舟登岸，唐璇体力虽已不支，但距离目的之地越近，他的精神便是越是兴奋。

举目望处，只见那渔村屋舍简陋，占地不过亩许方圆，此刻天色未暮，但渔村中却寂无人声，几缕炊烟，袅袅飘散。

这渔人聚集的村落，一共只有十余户人家，一家家门户洞开，有几个壮年的渔妇，正在门口织补渔网，还有几个老年渔夫，在夕阳下吸着旱烟，他们的生活虽然穷困，但神情却极为悠闲。

唐璇与上官琦在村中走了一圈，目光四扫，看来看去，竟连一个白发老妪也未曾看到。

上官琦已有些焦急，皱眉道：“莫非错了吗？”突见村外还有一户人家，门前人声嘈杂，两人大步赶上前去，只见人人面上俱有哀戚之色，门内香花素幔，停放着一具棺木。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寻了个中年渔夫问道：“借问大哥，这是替什么人办丧事？”

那中年渔夫奇怪地瞪了他一眼，方自叹道：“是位邹老太太，客官远道而来，莫非是他老人家的亲戚吗？”

上官琦摇了摇头，口中却急急问道：“那位邹老太太，是否年纪甚大，连头发都白了？”

中年渔夫叹道：“可不是么，她老人家头上早已看不到一根黑头发了，辛苦了多年，直到两天前……”

上官琦面色微变，接口道：“贵村之中，除了邹老太太之外，还有没有白发老妪？”

中年渔夫又自呆了呆，心中大奇，口中却自然而然地答道：“只有她老人家一位。”

上官琦呆了一呆，再也说不出话来，那中年渔夫满心奇怪地瞧了他几眼，喃喃地转身走了。

唐璇沉思半晌，缓缓道：“那位老人家虽然死了，但我师妹既然肯将此等最重要的事托付于她，她必定是位极为老成持重的人，临死前亦定会将这件秘密交托给她一个最可靠的人。”

上官琦沉吟道：“但此人是谁呢？”教我们该如何寻找于他？”

唐璇凝目沉思，默然不语。

显然，才智绝伦的唐璇，一时也被闹的没有主意，两个人四道眼神，呆呆地望着那具薄薄的棺木出神。

忽见那素幔启动，缓缓走出一个梳了长辫子的姑娘。

这姑娘大约十四五岁，身上穿着白布孝衣，眉宇间满是哀伤之色，脸上的泪痕未干。

她举起衣袖拭一下脸上的泪痕，两道眼神却凝注在唐璇和上官琦的身上。

唐璇精神一振，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寻找姜姑娘的线索，只怕就在这位姑娘的身上了。”

果然，那姑娘望了两人一阵，启动樱口说道：“两位可是找我奶奶的吗？”上官琦道：“是啊！可惜邹老太太死了……”微微一顿接着道：“令祖母死时，可有遗言告诉姑娘？”

那村女缓缓点了点头，默不作声。

唐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请问姑娘，这一只鱼网，有好多个孔？”

那村女身子突然一阵颤动，四外望了一阵道：“三千三百三十三。”

上官琦一抱拳：“我们领了王后之命而来。”

那村女镇静了一下心神，道：“王后贵庚？”

上官琦伸出了三个指头，一正一反，连转两次。

那村女一直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，望着上官琦的举动，看他三指连转两次，缓缓从怀中摸出了半截玉簪，递了过来，道：“我奶奶留下此物，要我交给王后派来之人。”

上官琦接过玉簪，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

那村女道：“你们往东走，五里外有一片大草原，草原上有很多牧羊人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多谢姑娘指点。”回头望着唐璇道：“大哥，咱们走吧？”